

# 儒家輔導理論與方法之研究

吳 鼎

(作者為本校教育學系兼任教授)

## 一、儒家輔導理論的體系

輔導是現代教育學術上一種新興的理論與方法。歐美教育學者雖認為他是近世紀的產品，是現代教育科學發展而來的必然結果，而且如火如荼地引起世界各國教育界的注意與推行；但實際上，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，我國儒家諸先哲早經提倡過的。雖然當時不用「輔導」這一名詞，但事實上儒家所用以教育學生的方法，頗多符合今日輔導的原理與技術；而且構思之精密，涉想之周到，有非今日輔導方法所能及者。方今我國各級學校，正熱狂地推行輔導工作之時，似有將儒家的輔導理論與方法加以介紹，以供實施者之參考；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大前提之下，亦或有其必要。

我國數千年來學術思想，當推儒家為代表。儒家思想，深入人心，支配國人的行爲和生活方式，可謂根深蒂固。故儒家教育思想，足以代表我國教育之正統思想。儒家的教育思想，也正是儒家的輔導思想，輔導與教育，其原理本屬近似；現代歐美許多教育學者，也都承認「輔導即教育」(Guidance as Education)，可見這種概念是正確的。儒家教育思想代表人物，首推孔子。孔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教育家，早為世人所公認；其次當推孟子與荀子，孟荀二子亦為儒家之巨擘。孔孟荀諸子雖為偉大的教育家，但生平殊少作有系統之教育著述。故欲研究儒家輔導理論與方法，須從論語、孟子、大學、中庸、荀子諸書入手；此外尚須涉及禮記、孝經、韓詩外傳諸書。尤以禮記中的學記、王制、曲禮、內則諸篇，有許多精粹的見解。此外我國歷代先哲，如唐之王通、宋之朱熹、明之王守仁、顏習齊、清之王筠，對於輔導的理論與方法皆能善為運用，成就許多人才，這是不可泯沒的。

考儒家哲學中心思想為「仁」，「仁」者「愛」也。故儒家教育哲學為「人本主義」，教育方法為教人作「人」。教人作「人」，須從發揚「人性」入手，因為「人性」得以發揚，其天賦之各項材能(潛在能力)才能發展出來，服務社會人羣，以

達「人盡其才」「才盡其用」之教育功效。

儒家認為人類與生俱來的是「天性」(Original nature)。「天性」經過教育的輔導遂發展而為「人性」(Human nature)。「所以「人性」是由「天性」發展而來的。這種看法與現代生物學家、心理學家與教育學家的見解是相同的。所謂「性」(Mature)是一種素質，人類生來都兼有這種素質。這種素質不加教化，便成「野蠻」，加以教化，便成「文明」。茲述其要義如左：

一、天性：儒家認為人類「天性」含有三個要素，就是「智、情、意」；所謂「智」，是天賦的「智慧」，孟子稱之為「良知」。孟子云：「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」（見孟子盡心篇上）便是說明「智慧」是天性之一。所謂「情」是「感情」和「情緒」，孟子所謂：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；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」（見孟子盡心篇上）便是說明「情緒」也是「天性」之一。所謂「意」，便是現代心理學家所說的「意志」；「意志」是合「智」與「情」發展而成，所以「意」也是與先天的秉賦有關；孟子所謂「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」（見孟子盡心篇上）亦即此意。所以，「智、情、意」三者，都屬於人類的「天性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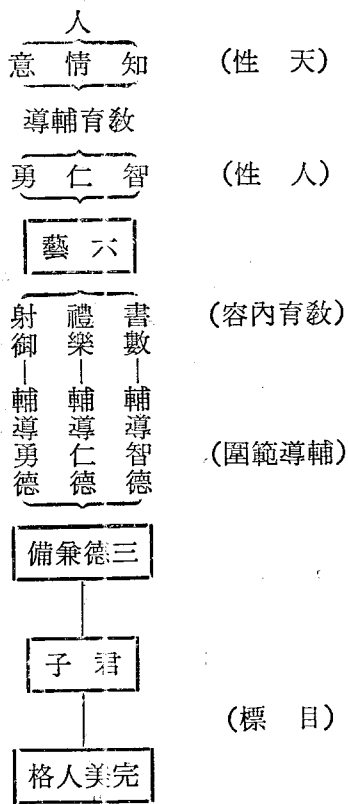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人性：儒家認為人類的「人性」也含有三個要素，就是「智、仁、勇」。人性是由天性經過教育輔導發展而來，故人性「智、仁、勇」這三個要素它是由天性「智、情、意」發展而來。明白地說：「人性」的「智」是由「天性」的「智」發展而來的；「人性」的「仁」是由「天性」的「情」發展而來的；「人性」的「勇」是由「天性」的「意」發展而來的。這裏由「天性」發展而成「人性」，完全是「教育」的功能。所以儒家的教育目標，就是在發揚「人性」，培養出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兼備的君子。儒家又認為人類的「人性」，易為「情」與「慾」所蔽，亦有賴於良好的教育來輔導。因為教育可以提高人之智慧，可以平穩人之情緒；可以正確人之觀念，可以指導人之行為；故孔子說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。」（見論語陽貨）這裏三個「學」字，都指教育而言。由此可知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的保持與發揚光大，亦是有賴良好的教育來陶冶的。這裏所講的「教育」，便是「輔導」。可以說這是儒家輔導思想的淵源。

根據這個理論，儒家用「六藝」為教育內容，來輔導三德。所謂「六藝」，是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六種課程。「六藝」的內容，可分為三方面來說：第一，是「禮樂」；「禮和樂」是用來輔導「品德」的。第二，是「射御」；「射和御」

是用來輔導「體能」的。第三，是「書數」；「書和數」是用來輔導「知能」的。再分析言之：「禮」是教人禮節，「樂」是教人歌舞，屬於「仁德」的輔導；「射」是教人「射箭」，「御」是教人「駕車」，屬於「勇德」的輔導；「書」是教人讀書，寫字，「數」是教人計算，屬於「智德」的輔導，三德俱備，方能建立個人的完美人格。這是儒家輔導的理論體系。

現代的教育內容，為「德、智、體、羣」四育；實際上「四育」也是由「三德」發展而來。今天的「德育」就是三德中的「仁德」；今天的「智育」就是三德中「智德」；今天的「體育」就是三德中的「勇德」；今天的「羣育」在三德中都包括在內，就是「智、仁、勇」三德中皆少不了「羣育」。在今天特別提出來，使成爲一個單獨的項目，是爲着適應當前民主時代的需要；因爲民主時代，人際關係密切，人類須具備適應人際關係的能力，方能適應社會環境，而完成其健全人格。由此而知，現代的教育內容，是四育並重；德育在培養高尚的德性，智育在增進豐富的知能，體育在鍛鍊健康的身心，羣育在發展合羣的習性。這四育合起來，便是完美人格建立的因素。現代中小學課程包括的學科雖多，但歸納起來，則不外「德、智、體、羣」四育而已。就輔導來說：道德輔導是在培養品格（德育）的，學業輔導是在充實知能（智育）的，身心健康的輔導是在增進健康（體育）的，人際關係輔導，是在發展適應社會人羣（羣育）的。

由上面所述，儒家輔導理論體系，可以列爲下圖：



## 二、儒家輔導的目標

就前文所述，儒家輔導的目標，在使被輔導的人三德兼備，成爲君子。古代的「君子」，就是現代的「完美人格」的人。教育目標本在培養人類健全的人格。輔導的目標也是如此；可見二者目標是一致的。

現在，進一步的研究儒家輔導目標的內容，不外下列兩項：

一、促進學生自我了解 儒家認爲輔導學生的方法，首重學生「自覺」。「自覺」就是「自知之明」，也就是現代輔導學上所說的「自我了解」。儒家對於學生的「自知之明」，有下列十個程序。

(一) 自省：自己省察，是促進自覺的基本功夫。蓋人能自省，方能改變行爲，趨善避惡。如曾子每日「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（論語學而）這是曾子自省方法，爲人謀而忠，這是「治事」的自省；與朋友交而信，這是「待人」的自省；對師傅而能研習，這是「爲學」的自省。曾子每日能以「治事」「待人」「爲學」三事自省，故能終身無大過。所謂「自省」，是自己的辨別和抉擇。因爲人能事事自省，時時自省，則不難辨別是非善惡，有所爲，有所不爲，而能擇善固執矣。

(二) 自修：自修乃省察克治之功，修身奮發之意。大學云：「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」朱子注：「自修，修身也。」故「自修」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大學又云：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」可見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。故大學又云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」中庸亦云：「故君字不可以不修身。」足徵修身爲省察克治之功，人人皆要努力達成的。因爲人能修身，其三德兼備，人格健全，可以發揮其能力，以謀對社會國家之貢獻。

(三) 自新：自新乃更新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重要力量。湯之盤銘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（尚書）大學云：「作新民」。人有自新的意思，才能奮發向上。因爲社會進步不已，學識日新月異，只有不斷的追求新知，方能適應時代需要。

(四) 自助：自助乃自我努力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易云：「天助自助者」。蓋人能自助，而後能獲得天助。

孔子云：「反求諸己」，孟子云：「求其在我」，又云「自求多福」，皆勉人自我努力之意。

(五) 自得：自得謂由自助而有所獲也。人能自助，必能自得；故自得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中庸云：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」。意為只要努力，必然有成。朱注云：「自得則不失其道」，可見自得即不難中道矣。又孟子云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」（婁離）也是這個意思。

(六) 自強：自強乃奮發圖強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易經乾卦云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。為人必須自強，克苦自勵，才能進德修業，有所成就。

(七) 自反：自反乃反求諸己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禮記學記云：「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。」祭義亦云：「修整之人，必自反覆顧省，故云自反。」與學記之說可互參證。孟子也說：「君子必自反也」。可見「自反」是自己反省檢討之意，人能自反，可以無大過矣。

(八) 自訟：自訟乃自責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孔子云：「吾未能自見其過，而內自訟者也。」可見人有過失，每好掩飾，不肯自責，反而巧言飾非，文過僞善，都是由於不自責的關係。如果能由自反而自訟，由自訟而改過自新，對於德業必有幫助。

(九) 自慊：自慊乃不自足之意，也是促進自覺的一種力量。自慊從誠意做起，大學云：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慊。」為人立身處世，須以「誠」為本，能誠，則能謙虛自處，誠懇待人，不自滿，不自欺，是待人接物的基本態度。

(十) 自立：建立自己，成就自己之意，是自覺的最終目標。人貴自立，不依賴，不盲從，以自動自發之精神，謀自強自立之成就。禮記儒行篇云：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強學以待問，懷忠信以待舉，力行以待取，其自立有如此者。」

以上十項，是儒家促進學生「自覺」的程序。「自省」是「自覺」的初步，也是「自我了解」基本功夫；「自省」之後，繼以「自修」，充實知能，增進經驗，以達「自新」；復由「自新」以謀「自助」，能「自助」即能「自得」，能「自得」即能「自強」；使其對人對事，皆有良好的適應，這是「自我指導」的功夫；惟「自強」易流於「自矜」，「自得」易流於「自

傲」，所以施以「自反」「自訟」，使其產生「自慊」，這是「自我統整」的功夫；最後達到「自立」，這是「自我成就」的表現，也是「自覺」的最終目的。所以儒家對學生個人的輔導，使由「自覺」而「自導」，由「自導」而「自反」，由「自反」而「自立」，這個程序，與現輔導學上由「自我了解」而「自我指導」，由「自我指導」而「自我統整」，由「自我統整」而「自我成就」的理論是完全符合的。

二、幫助教師了解學生 儒家認為教師必先了解學生，方能因材施教。孔子對於了解學生的方法，根據論語所載，可以分五方面來說明：

(一) 對於學生性格的了解：孔子平日常與學生接近，因而對學生的觀察極為深刻，對於學生的性格，能用一個字評定出來，頗為允當。如先進篇云：「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」公治長篇亦云：「根也慾，焉得剛。」孔子用「愚」字評高柴，用「魯」字評曾參，用「辟」字評子張，用「喭」字評仲由，可謂各得其當。至於有人說申根剛直，孔子說申根多慾，不算是剛直。所謂剛，是堅強不屈的勇氣，慾是恣肆放縱的衝動；剛是含有理智的作用，慾則純粹順乎本能。剛和慾的表現，一般人數淺的觀感，不能加以區別，所以誤認申根為剛直。孔子平日觀察深刻，分別剛和慾的不同，而認定申根為慾所縱，是一個放蕩衝動的人。足見孔子分析學生個性，到了極精細的地步。

(二) 對於學生才能的了解：孔子平日對於學生才幹和能力的觀察，也極深刻。他了解學生彼此才幹的不同。能力的大小不同。來確定他們將來從事職業的方向。鑑定人類能力與其職業性向，觀察仍被視為主要的可以信賴的方法。孔子對學生才能觀察的結果。據以指示學生擇業的方向。公治長篇有云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……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。……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」雍也篇有云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……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先進篇有云：「德行；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；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；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；子游、子夏。」從這些地方，都可以看出來孔子對於學生個人才藝觀察的透徹，指導學生發展的方向，亦極正確。

(三) 對學生志趣的了解：孔子對於學生的志趣，也很注意。公治長篇有云：「顏淵季路侍，子曰：『盍各言爾志。』子

路曰：「願車馬、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先進篇有云：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……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……冉有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公西華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，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……曾皙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孔子了解學生志願，可以因勢利導，以展其材。

(四) 對學生家庭的了解：孔子對於學生的家庭背景及生活環境，也很了解。譬如顏回家貧，生活清苦，而能安貧樂道，所以孔子對他極爲稱讚。孔子說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。」（論語雍也）又如閔子騫，是個孝子，父母兄弟皆稱其孝友，人皆信之無異詞，蓋其孝友之實，有積於中而著於外，故夫子歎而美之。（見胡氏註）孔子說：「孝哉閔子騫，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又如弟子仲弓（冉雍），其父爲身份卑賤之人，但仲弓則賢孝，收爲學生，別人有因其父賤而藐視仲弓者，孔子爲之辯護。論語云：「子謂仲弓曰：犁牛之子，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（雍也）又如公西華家境富裕，爲孔子出使齊國，肥馬輕裘，極爲潤綽。他的同學冉有爲公西華的母親向孔子請粟，孔子因他家境富裕給他不多，冉子爲她請五秉（每秉十六斛），孔子謂冉子不明「君子周急不濟富」的道理。論語云：「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：與之釜，請益，曰：與之庾；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濟富。」（雍也）由這些地方，可以看出孔子對於學生的家庭背景及生活環境，都很了解。因此他的教育方法，都能適應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生活環境的需要而決定的。

(五) 對學生生活行爲的了解：孔子對學生生活行爲，也十分瞭解；常常就學生行爲的表現情形，善者讚揚，惡者斥責，這種教育方法，極其有效。如孔子對顏回的讚揚說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；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」（論語爲政）又如孔子對顏回之勤勉而讚之云：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？」又如讚子貢之才說：「子貢問曰：賜也何如？子曰：女器也。曰：何器也？曰：瑚璉也。」（公冶長）又如讚仲雍風度說：「雍也，可使南面。」（論語雍也）這些都是孔子對

於學生行爲的讚揚，富有親切鼓勵意味。至於對學生行爲的斥責則指導他要糾正。論語云：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（爲政）又如宰予晝寢，孔子嚴詞切責，不稍寬貸。論語云：宰令晝寢。子曰：「朽木不可彫也；糞土之牆，不可朽也；於予與何誅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；於予與改是」。（公冶長）這些都是孔子對於學生行爲錯誤，就其輕重，立即予以糾正或斥責。他的學生在他的輔導之下，個個成德達材，足見他的輔導方法的成效。

以上是就儒家了解學生方法說的。了解學生的性格，以爲心理輔導之依據；了解學生的才能，以爲學業輔導之依據；了解學生的志趣，以爲職業輔導之依據；了解學生之家庭背景及生活環境，以爲生活輔導之依據。儒家認爲爲教師者，必須對於學生這五方面情況，都能十分了解，然後方能「因材施教」。

綜合本節所述，儒家輔導之目標：一爲促進學生自我了解，一爲幫助教師了解學生。這兩大目標，頗能代表輔導實施之真正目的所在。與現代輔導學上所談之目標，大體上是一致的。

### 三、儒家輔導之內容

儒家輔導學生之內容，就儒家諸子言論和著述來加以分析，約可分爲三方面：第一是「做人輔導」，舉凡立身、修身、待人、接物之道，親師擇友之方，克己反省之法，皆屬於「做人輔導」之範圍，也就是「生活輔導」。第二是「爲學輔導」，舉凡學習態度與方法，循循善誘與排憤啓發，適應個性與努力有成，學思並用與變化氣質，皆屬於「爲學輔導」之範圍，也就是「學業輔導」。第三是「用世輔導」，舉凡學以致用，慎選賢才，齊家治國，鞠躬盡瘁，堅忍有恒，成功成仁等用世的精神與方法，皆屬於「用世輔導」之範圍，也就是「職業輔導」。儒家認爲一個人經過了上述三種輔導，則對於立身、爲學、治事三大過程，均能有守有爲，表示出他的才幹。這是儒家輔導的內容，也是儒家教育的內容。現在把儒家輔導內容中的「做人輔導」、「爲學輔導」及「用世輔導」三項，分別說明如下：



一、做人輔導 儒家對做人輔導，極為重視。儒家教育哲學，基於「人本主義」，其中心思想為「仁」。「仁」者「愛」也。故教育出發點，本於「愛」的精神。儒家教育的目的，就是在教人「做人」。一方面引發人類與生俱來之內心仁愛，使其立身、處世、待人、接物、齊家、治國，悉本於仁愛之推廣，與人為善，以造成和諧、公平的社會。這是儒家教人做人的要旨所在。茲就儒家輔導做人的重要項目，分別舉之如下：

(一) 以誠為本：中庸云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這是說：「誠」是「天道」，也就是「真理」，所以「誠」是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。「之」是指「人道」，也就是「人事之當然」，所以「誠之」是擇善固執。做人的基本，就是一個「誠」字；「誠」是真實毋妄，所以「誠」是不自欺，人不欺，就不欺人。「誠」也是自謙，自謙是不自滿，人不自滿，就能虛懷若谷，擇善而從。所以「誠」為立身之本，亦為治事之方。因為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（中庸第二十二章）所以說：「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：曰君臣也、父子也、夫婦也、昆弟也、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；知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；所以行之者，一也。」（中庸第二十章）註云：「一」者，「誠」也。這是說，「知仁勇」三德，皆賴「誠」以行之，方能成為「君子」。中庸又云：「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」這個「一」字，也是指「誠」而言。所謂九經，就是「修身」「尊賢」「親親」「敬大臣」「體羣臣」「子庶民」「來百工」「柔遠人」「懷諸侯」，從修身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，也是靠着一個「誠」字去推行。所以個人不論「做人」或「治事」，只有乘於至誠，人才能做得好，事才能辦得好。可見「誠」之一字，實為立身處世之大本。故儒家以「誠」為輔導做人的基礎。

(二) 修身之道：儒家教人，最重修身，人能修身，即能發展其健全人格。一個人格健全的人，可以立身社會，不論從事何種職業，皆可以發展能力，貢獻於社會國家，為人類創造幸福。本來修身為做人的基本條件，所以大學上說：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」這是說明修身之重要。荀子云：「見善修然，必以自存也；見不善愀然，必以自省也；善在身介然，必以自好也；不善在身也菴然，必以自惡也。」註云：修然，整飭貌，其見善必自整飭，使存於身也。愀然，憂懼貌，自

省其過也。介然，堅固貌，易曰：介如石焉：自好，自樂其善也。菑然，災害在身之貌，惡之使去也。這是說明修身之價值。（見荀子：修身篇）至於修身的方法，從哲學觀點言，是「格物」「致知」；從心理觀點言，是「誠意」「正心」；從倫理觀點言，是「孝敬」「友愛」；從社會觀點言，是「言忠信」「行篤敬」。由此而知立身為學之道，待人接物之方，皆為修身之要義。輔導學生躬行實踐，以養成其完美人格。

（三）明禮克己：明禮是積極的，克己是消極的，二者關係異常密切。明禮必有助於克己，因為明禮之人，必能自克，不致違理亂紀；克己必自臻於明禮，因為克己之人，必能守禮，不致自暴自棄。孔子云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其細目則為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（論語顏淵）這是說「明禮」可以「為仁」。「為仁」的積極方面是「克己復禮」，消極方面是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這四件都是「克己」工作，也就是說能「克己」即能「明禮」，也是「為仁」。何謂「禮」？禮記云：「禮」者，乃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，以為民坊者也。」（禮記坊記）韓嬰亦云：「禮者，則天地之體，因人之情，而為之節文者也。」（韓詩外傳卷五）於此可見「禮」有節人之情的作用。荀子更說明「禮」的起源，他說：「禮起於何也？曰：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求。求而無度量分界，則不能不爭。爭則亂，亂則窮。先王恐其亂也，故制禮義以分之，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必不窮乎物，物必不屈於欲。兩者相持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」（荀子禮論）這是說，人生而有物欲，有好惡之情，現代生物學家心理學家稱之為需欲與情緒，即 *needs* 與 *Emotion*，為人類 *Nature* 之一，本是一種自然現象，若聽其發展，則必起爭亂，爭亂的結果，自然不堪想像；故必須有「禮」來節制，這就是「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，以為民坊」的意思。所謂「節制」就是「克己」；能「克己」才能「明禮」要「明禮」必先「克己」。

至於「明禮克己」的重要，儒家諸子都很重視。如孔子云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蕙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（論語泰伯）這是說人類一切行為，必須守禮，方能成德。禮記亦云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，教訓正俗，非禮不備。分爭辨訟，非禮不決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，非禮不定。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」（禮記曲禮上）這是說明「禮」對於社會各種

活動，都有節制的作用。足見「明禮克己」不論就人類日常生活來說，抑或就社會各種活動來說，都是十分重要的。再就「明禮克己」的功用來說，更見個人生活與行為，須循「禮」以爲規範，國家的一切制度，須循「禮」以爲規模。如荀子云：「人道莫不有辨，辨莫大於分；分莫大於禮。」（荀子非相）又云：「凡用血氣志意知慮，由禮則治通，不由禮則勃亂提慢，食飲衣服，居處動靜，由禮則和節，不由理則觸陷生疾；容貌態度，進退趨行，由禮則雅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，庸衆而野。」（荀子修身）由此可知「禮」對個人生活與行為關係之密切。又如孔子云：「立於禮。」又云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」（爲政）禮記云：「班朝治軍，涖官行法，非禮，威嚴不行；禱祠祭祀，供給鬼神，非禮不誠不莊。是以君子恭敬撝節，退讓以明禮。」（曲禮上）由此可知「禮」對國家大典，治軍威儀，涖官風度，行法嚴肅，乃至祭祀鬼神，一切都賴諸「禮」來維持各種制度。可知「禮」的功用之大了。

（四）反省改過：儒家教人，注重反省。人能反省，即能改過。反省者，「自我了解」也；改過者，自新之路也。人生而有慾有情，慾生則蔽，情動則蕩，皆爲內在的影響力，足以使人之神明不清，理智退避，趨向於惡者也。人如時時反省，即是時時自覺，可以提高警惕，加強覺悟，不使物欲萌生，不使情緒激動，做到清明透澈地步，自不難革心洗面，重新做人，勇於改過矣。如此則品格日益高尚，學業日益精進，品優學粹，做人輔導之目的，即由此而達成矣。所以曾子說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（大學）他隨時謹言慎行，終身無大過。曾子在臨死的時候，他召門弟子說：「啓予足，啓予手，詩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，吾知勉夫，小子。』」（論語泰伯）這是說曾子爲人，畢生小心謹慎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因爲謹慎如此，所以終身無大過，這是曾子善用反省的功効，儒家諸子，視「反省」爲「做人」重要工夫。如孔子云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（論語顏淵）孟子云：「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。」（孟子離婁上）可見「反省」是立身爲學待人接物之要道。

至於改過，與反省亦有密切關係。能反省自能改過。反省是因，改過是果。儒家教人，重視改過。所以孔子說：「過則勿憚改。」（論語學而）這是鼓勵人有過即改的意思。所以孔子又說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（論語衛靈公）不過有些人有

了過不但不改，而且花言巧語的掩飾，這是「文過」，「文」即是掩飾。巧言飾過的人，孔子稱之為「小人」。他說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」。（論語子張）相反的，君子之過，不必隱瞞，大家知道了也沒有關係，立刻改掉，更能使人對他敬仰。因為他知過必改，值得大家效法的。所以子貢說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，及其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（論語子張）這些都是儒家改過的言論。

至於改過的方法，儒家有一套頗合科學原則的方法，第一步是「懲忿」，第二步是「窒欲」，第三步是「去蔽」，第四步是「自新」，就是先求情緒的平衡，再發揚理智來判斷，然後決心以求善，最後矢志以革新。是由心理的建設而到行為的實踐，是有系統的科學程序。茲分述之：

1. 懲忿：忿是情緒激動的現象。人之情緒，以維持平衡，不使激動為宜。情緒平衡時，理智清明見解公正，能夠判斷是非，辨別善惡，不論為學治事，均有裨益。如果情緒激動，思緒緊張，言語無倫，行為失軌，既不能為學，復不能治事。所以大學說：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」這是說明為學必先安定情緒，如果情緒不定，內心不靜，神明不安，無從用腦思考，也就談不到學而有得了。大學又云：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」這是說，當人之情緒激動之時，則有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等種種現象，在這樣情境之下，不論處理任何事情，都是「不得其正」。所以儒家主張要懲忿。

2. 窒欲：人之欲望無窮，不能不加抑制。荀子認為人之性惡，就是因為多欲的關係。好利疾惡，聲色犬馬，都是人之所好，也是「欲」的誘惑。順其欲望，則必出於爭奪，於是犯分亂理而歸於暴，這樣還成一個社會嗎？儒家認為欲與忿都出於人之內在的衝動，故主張用「窒欲」來制服。「窒欲」的工夫，大學主張「誠意」，主張「慎獨」。「誠意」就是「毋自欺」，也就是「自謙」；「慎獨」就是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」。不苟言，不苟行，不苟思。能做到這樣工夫，自然能達「窒欲」的目的了。中庸主張「戒慎」「恐懼」，也主張「慎獨」。「戒慎」是「戒慎乎其所不睹」；「恐懼」是「恐懼乎其所不聞」，因為存心不敢須臾離道，故戒慎恐懼，不敢有違道之行爲。不敢違道即是「窒欲」的基本力量。「慎獨」是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，就是幽暗之中，細微之事，雖未形而機已動，人雖不知，而已獨知之。辨其惡而加扼止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。

這是「窒欲」的徹底辦法。如果有欲而不加窒，聽其滋長，則人爲物慾所蔽，無所不爲，當然談不上爲學治事了。所以儒家主張窒欲。

3. 去蔽：荀子云：「凡人之患，蔽於一曲，而闇於大理。」可見人之爲人，以去蔽爲要。蔽不去，「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。」其結果是不堪涉想的。所謂「蔽」者，偏也，成見也，昧於真理而以「僞」爲「眞」也，扭於積習而積「非」爲「是」也。荀子分析爲學之「蔽」有四。他說：「情之至也不貳」。又說：「心枝則無知，傾則不精，貳則疑惑」，「故知者擇一而壹也」，「壹於道則正，以贊稽物則察，以正志行察則萬物官矣。」又說：「好書者衆矣，而倉頡獨傳者壹也，好稼者衆矣，而后稷獨傳者壹也。好樂者衆矣，而夔獨傳者壹也；好義者衆矣，而舜獨傳者壹也。……自古及今，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。」這是說「貳」之蔽。人之爲學，若心不專一，則無所成。所以爲學須去「貳」。他又說：「人心譬如槃木，正錯而勿動，則湛濁在下，而清明在上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。微風過之，湛濁動乎下，清明亂於上，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。」這是說「動」之蔽。今爲學，而心浮動，則神智亂矣，亦難有成。所以爲學須去「動」。他又說：「凡觀物有疑，中心不定，則外物不清。吾慮不清，則未可定然否也。冥冥而行者，見寢石以爲臥虎也；見植林以爲後人也。」這是說「疑」之蔽。人之爲學，內心應求安定，中心不定，則外物不清，難與言學矣。所以爲學須去「疑」。他又說：「其爲人也，愚而善畏。明月而宵行，俯見其影，以爲伏鬼也。仰視其髮，以爲立魅也。」（荀子解蔽）這是說「畏」之蔽。人之爲學，如畏首畏尾，亦不足以言學。所以爲學必須去「畏」。「貳」之蔽在使人不安，「疑」之蔽在使人不安，「畏」之蔽在使人不安，「疑」之蔽在使人不安，「畏」之蔽在使人不安。不專不安不堅不前，皆不足以爲學，故爲學必須先去此四蔽也。荀子「解蔽」的言論，極爲精闢，深合於學習心理的理論，頗值得現代學校教師研究參考。

4. 自新：改過的目的，在能自新。自新是革面洗心，重新做人。要重新做人，就必須靠自己的努力。自己努力第一個條件是「自動」，儒家諸子，皆重自動。如孔子見川水流動而歎息說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。」（論語子罕）又如：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」（陽貨）孟子說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，求在我者也。」（孟子盡心上）皆是說明自動的重要。因爲能自動，就必能自得，學生由自動可以充實經驗，經驗充實則能適應各方面的需要，便是自得。自己努力的第二個

條件，便是有恒。孔子說：「人而無恒，不知其可也。」（爲政）荀子云：「積土成山，積水成淵，積善成德。」（荀子勸學篇）孟子亦云：「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」（孟子告子上）又說：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爲閒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」（孟子盡心下）這些皆說明有恒之重要。人能努力，又能有恒，自新之路，當由此始。

二、爲學輔導 儒家教育，修身而外，卽是「爲學」。學記云：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人不學，不知道。」這是說明爲學的重要。既然要做人，就必須爲學；如果不學，就不能明「道」。孔子云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」（論語學而）這是說明爲學可以培養興趣。荀子云：「賤而貴，愚而智，貧而富者，其唯學乎。」（荀子儒效）這是說明爲學的功用。又云：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」（荀子勸學）這是說明學無止境。孔子亦勸人爲學，有云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（論語泰伯）又說：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（論語陽貨）這是說明爲學可以成德。可見「爲學」是做「人」的重要條件。

儒家對於輔導爲學的方法：首爲適應個性，次爲注重程序，再次爲注重方法；最後爲注重環境。茲分述之：

（一）適應個性：儒家對學生爲學輔導，最重適應個性。如孔子對學生同樣的問孝、問仁，孔子的答復並不相同，完全是爲着適應各人不同需要的緣故。譬如爲政篇有云：「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『無違。』」又云：「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『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；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詎乎？』」又云：「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『色難。有事弟子服其勞，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爲孝乎？』」在問仁方面，也是如此。如顏淵篇有云：「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爲仁。』」又云：「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』」又云：「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『仁者其言也詘。』」又云：「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『愛人。』」這是孔子適應學生個別需要的輔導實例。先進篇上也有同問異答的實例。孔子並把爲什麼同問異答的理由說出來，皆是證明適應個性的輔導方法。如「子路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』」冉子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『聞斯行之。』公西華曰：『由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』子曰：『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』」從這一段談話中，也可

以看出孔子對爲學輔導，是如何能適應學生的需要了。

(二) 注重程序：儒家對學生爲學輔導，最重爲學程序。儒家爲學程序有五：卽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。茲分別述之如下：

1. 博學：儒家諸子，皆重「博學」。如孔子云：「君子博學以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（論語雍也）顏淵曰：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（論語子罕）孔子又說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（論語子張）荀子云：「君子博學而日參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。」（荀子勸學）由此可知「博學」的重要。所謂「博學」，就是廣泛求知，以充實知能之意。

2. 審問：儒家輔導爲學的第二個程序，是「審問」。「審」、「慎」也；「審問」，是慎問而問之必詳也。儒家主張多問。所以孔子「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（論語八）而且還主張「不恥下問」。曾子也主張多問，他說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。」（論語陽貨）這些都是儒家主張多問的明證。至於問的方法，亦極允當。如禮記云：「善問者，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；及其久也，相說以解。不善問者，反此。」（禮記學記）這是教師問學生的方法。又云：「善待問者，如撞鐘；叩之以小者則小鳴，叩之以大者則大鳴，律其從容，然後禁其聲。不善待問者反此。此皆進學之道也。」（禮記學記）這是教師處理學生發問之方法。所以審問可以決疑，可以廣知，足證「審問」對爲學之重要。

3. 慎思：儒家輔導爲學的第三程序是「慎思」。「慎思」者，慎所思也。因爲「思」如果不「慎」，不免流於「空思」；所以孔子說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（論語述而）「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『再思可矣。』」（論語公冶長）這是孔子「慎思」之明證。蓋「思是推理作用，誠有益於學，但須「慎思」，始不至荒時而廢學。因爲所謂「學」就是歸納法，所謂「思」，就是演繹法，歸納演繹並用，乃是爲學的完全方法。故孔子說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（論語爲政）由學而思，可以「聞一以知十」（論語公冶長），可以「舉一反三」（論語述而），也可以做到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（爲政）等等。思不僅利於學，亦且可以增加心得。如孟子說：「耳目之官不思，而蔽於物；物交物，則引之已矣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（孟子告子上）「慎思」則有益於行爲。如孔子說：「君

子有九思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（論語季氏）這是說，爲人如視無所蔽，則無明不見；聽無所雜，則聽無不聞；色見於面宜溫則和，貌見於外宜恭則祥，言則思中，事則思敬，思問則疑不著，思難則忿必懲，思義則得不苟，九思各專其一，從容中道，無時而不自省察。這樣不僅有利於學，抑且有益於作人之道矣。

4. 明辨：「明辨」是儒家教學的第四個程序。蓋爲學之道，既經「博學」以廣其知，「審問」以決其疑，「慎思」以推其所學；爲學經過這三個步驟之後，便要「明辨」來判別其真僞了。知其真知與僞知，不經「明辨」難以抉擇。故「明辨」也就是智慧的抉擇。社會上的是非善惡，非明辨不易判斷；如果是非不明，善惡不分，這是儒家所謂「鄉愿」了。所以爲學不但要「辨」，而且要「明辨」，「明辨」就是要「辨」的明白，抉擇得正確，這是爲學精益求精的意思。中庸云：「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」這是儒家「明辨」的標準。

儒家教人，頗重「明辨」。如孔子之「欲」與「剛」之辨，「嚴」與「威」之辨，「恭」與「敬」之辨，「直」與「信」之辨；孟子之「大勇」與「小勇」之辨，「不爲」與「不能」之辨，都足以啓發後人是非善惡抉擇之途徑。

5. 篤行：「篤行」是儒家教學最後一個程序。爲學的最後目的，在實行。荀子說：「學至於行而止矣。」（荀子儒效）孔子亦主張「躬行實踐」，所以他說：「躬行君子」。（論語迎而）蓋學而不能行，等於不學，行之而不篤，等於不行。中庸云：「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」就是這個意思。本來，知與行爲一體，知而能行，方是真知；知而不行，等於不知。故「篤行」是「學、問、思、辨」的成果。

儒家諸子，認爲爲學就要「篤行」。孔子之「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」（論語迎而）大學之「日新又新」「止於至善」，中庸之「擇善固執」，都是「篤行」的意思。所以荀子云：「不聞，不若聞之；聞之，不若見之；見之，不若知之；知之不若行之。」（荀子儒效）又云：「聞之而不見，雖博必謬；見之而不知，雖誠必妄；知之而不行，雖教必困。」（荀子儒效）更把「篤行」的價值發揮無遺。至於篤行的方法，儒家則主張努力，而且要有百倍的努力。如中庸云：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」（中庸二十章）由這樣看來，「篤行」的結果，便能變化氣質，而達成



爲學之目的矣。

以上爲學程序，由博學而審問，由審問而慎思，由慎思而明辨，由明辨而篤行，一步一步的深入，一層一層的推展，最後以身體力行爲終點。這是「學以致用」，也是「學習可以改變行爲」、「變化氣質」；荀子也說：「學止於行而已矣。」（勸學篇）可見此一程序，深合於教學輔導的原理和原則的。

（三）注重方法：儒家指導學生學習，是注重方法的。首先培養學習態度，其次引發學習興趣。再次重視學習的經驗，最後鼓勵學習精神。茲分述之：

1. 學習態度：儒家學習態度，最重精神專一，心不旁騖。所以大學云：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」（大勸七章）荀子亦云：「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。」（荀子勸學）孟子說明更明白，他說：「今夫奕之爲數，小數也。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奕秋，通國之善奕者也；使奕秋誨二人奕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奕秋之爲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之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。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」（孟子告子上）由此可見精神專一爲學習之基本態度，學生必須及早養成，則有助於學習之發展，其獲益實不可思議也。

2. 學習興趣：學習興趣爲學習動機之由來，亦爲學習成果獲得之原動力。學習須有興趣，故能津津有味，樂此不疲。孔子教人，所以「不厭不倦」者，卽興趣之使然也。儒家諸子對學習興趣，提倡甚力。如孔子云：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。」（論語雍也）這是說明興趣的重要。孔子深得興趣之益，所以才能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」（論語述而）孟子也注重學習興趣。他說：「樂則生矣，生則惡可已也。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」（孟子離婁上）這是說，有了興趣，則生機勃勃，不能自己；愈是不能自己，則手舞足蹈，其樂不可以形容了。荀子也注重學習興趣，他認爲學習興趣，可以在學習中培養起來。他說：「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淵，不知地之厚也，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」（荀子勸學）學記亦云：「學然後不足，……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。」（禮記學記）凡此亦皆足以證明學習興趣之重要。

3. 學習經驗：新的學習，須以舊經驗爲基礎。有了舊經驗，方可吸收新經驗；此種新經驗與舊經驗聯合，卽爲經驗之擴充

。儒家教學重視學生舊經驗，必使舊經驗爲基礎，然後再擴充新經驗，學生不但容易接受，而且也容易實行。如禮記云：「良冶之子，必學爲裘；良弓之子，必學爲箕，爲始駕馬者反之，車在馬前。」（學記）這就是教學須以舊經驗作基礎之明證。上文的意思，是說優良技術的冶金工人，要使他的兒子能鎔金屬來補破器，必先使其子學習補合獸皮以成裘。就是從補合獸皮所得之經驗，再來學習冶金工作，就容易學成了。優良技術的製弓工人，要使他的兒子把骨角撓曲，製成弧度相等的弓，必先使其子學習撓柳條以成箕；就是從柳條製箕所得之經驗，再來學習製弓，就容易學成了。初學駕車之小馬，要使他學駕車，必先使小馬隨在車後，車在馬前，使其習而不驚，就容易駕車。學生有了舊經驗作基礎，再來學習新的知識，就能津津有味，不認爲是難事了。

4. 學習心理：儒家指導學生學習時，頗能重視心理原則。如學記云：「大學之法，禁於未發之謂豫，當其可之謂時，不凌節而施之謂孫，相觀而善之謂摩。此四者，教之所由興也。發然後禁，則杆格而不勝；時過然後學，則勤苦而難成；雜施而不孫，則壞亂而不修；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，燕辟廢其學，此六者，教之所由廢也。」全文意思是：學生不良行爲，應事先制止，不使發生，這樣學生心理上方有學習的準備。學習時才有效果；如果在發生之後，再加制止，就有困難。學生有了學習的需要，就要指導他學習，以滿足他的需要，如果機會一過，動機消失，再來勉強教學，必是用力多而成功少。教學須適應學生能力，所謂「不凌節」就是適應能力的意思，如果不注意適應能力，則學生不能接受，就不免壞亂而不修了。觀摩朋友的成績，可以收切磋之效；如果是「獨學而無友」，其結果必是「孤陋而寡聞」了。因爲自己成績的好壞，自己亦不易察覺出來。所以學習要注意到「豫、時、孫、摩」四個心理原則，就不難成功了。

（四）注重環境：儒家教學，重視環境。蓋環境之感染力量極大，影響人之爲善爲惡者亦深。故孔子云：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（論語述而）這是說，人之天性相近，後天的環境使人有善有惡，愈趨愈遠。人之環境，可分爲動與靜兩種，皆足以感人。茲分述之：

1. 靜的環境：靜的環境，指人之生長與活動環境而言，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。自然環境，有使人變化氣質之可能。如荀子云：「居楚而楚，居夏而夏，是非天性也，積靡使然也。」（荀子勸學）這是說明自然環境可以變化人的氣質。孟子亦云

：「今夫粃麥，播種而耰之。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勃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」（孟子告子上）這是說，即使自然環境相同，而別的條件不同，其結果仍不會相同。孟子又云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」。「居」和「養」都屬於「社會環境」。居能移氣，養能移體，都是證明「社會環境」的力量。

2. 動的環境：動的環境，指人羣之影響而言。故須重視親師與擇友。茲分述之：

(1) 親師：荀子云：「禮者所以正身也，師者所以正禮也；無禮何以正身，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。」（修身篇）這是說親師之重要。又云：「學莫近乎其人，學莫速乎好其人，隆禮次之。上不能好其人，下不能隆禮，安特將學雜識志，順詩書而已耳，則末世窮年，不免爲陋儒而已。」（勸學篇）這是說，若是從一位教師，上焉者受不到他的人格感化，下焉者學不到行爲方面的禮儀，而僅從他讀幾句話，即使學習一輩子，也不過學成一個「陋儒」而已。

(2) 擇友，曾子說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（論語子路）這是說明交友的方法和功用。孔子說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，友直、友諒、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（論語季氏）這是說明擇友的重要。孔子又說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」（論語里仁）這是說人之有過，是由於交上壞朋友感染而來。荀子說的更明白，他說：「得良友而友之，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；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，靡使然也。」（性惡篇）可見得益友，可以得乎情而化其性，習俗移志，安久移質，善可積成。就是以人的環境感化爲教學的助力，用心矯正學生的本性。

三、用世輔導 人生意義，在「毋忝爾所生」（見詩經），做人目的，在造福社會人羣。故教育目標在使受教者發展其天賦智慧才能，以貢獻於社會國家。這是各國之通例少有變更的。考儒家教人，在學以致用，就儒家輔導用世之項目，一爲德行，一爲言語，一爲政事，一爲文學。論語先進篇有云：「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，冉伯牛，仲弓；言語：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：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」。可見孔子設四科以教弟子，弟子各以其所長參加學習，所學十人，想爲各科之代表性質，其實當不止此數。德行，立身治事之本；言語者，與邦定國之要；政事者，養民保民之實；文學者，教育文化之事。孔子分科設教，皆本於其「因材施教」之旨，學生所學既各依其所長，故皆能成德達材，各有成就。茲就孔子平日言論中，分別舉述其對於學生用世輔導之方法如左：

(一) 德行 德行爲立身治事之本，須從根本上着手輔導之，故從孝弟入手。論語云：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」（學而）又云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僅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」（學而）其次勉以爲仁。論語云：「顏淵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，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！」即凡日常生活，一切視聽言動，皆須依禮而行。這是爲仁的基本訓練。爲仁是自己修養功夫，須耐自己之努力，故更進一步勉之云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（論語）又云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（論語）可見「仁」爲諸德之本，「爲仁」則德行自能表現出來。孔子見弟子爲仁功夫不輒底，顏淵最佳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。故鼓勵他們發揮「弘毅」精神，曾子釋其義云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；仁人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（泰伯）蓋爲仁並非月日之事，須終身爲之。具有這樣修養的人，則可以「行仁」。關於行仁方法，孔子告樊遲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（子路）人人能執此方法，不論在州里之內，不論在夷狄之邦，都不可放棄。能如此，則不論立身、治事，皆可以有爲矣。子夏云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」（爲政）這是立身治事之德行；孔子答季康子之問有云：「臨之以莊則敬，孝慈則忠，舉善而矜不能則勸。」（爲政）這是從政之德行。子夏云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（子張）又云：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（子張）這是爲學之德行。總之，德行之人，不論立身、治事、從政、爲學，無往而不利也。

(二) 言語 言語應對，乃適應能力。春秋之世，言語一科最爲重要。孔子家語載子貢遊說列國，以平魯難，充分地見到子貢應變能力之強，發揮他的言語才華，亦可推想言語科學習的成效。孔子對言語一科的輔導，先說明言語之性質。他說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，改之爲貴；巽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，繹之爲貴；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矣。」（子罕）所謂「法言」正言之也；所謂「巽言」，婉而導之也。蓋法言人之所敬憚，故必從；然不改，則面從而已。巽言無所乘忤，故必說；然不繹即不尋其緒，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這是說言語的性質不可不知，知之則能適應矣。其次則爲言語之戒律：第一是「言而有信」，如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，大車無輓，小車無軌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（爲政）第二是「不作之信」，如「其言之信」，如「其言之不作，則爲之也難。」（憲問）原注云：大言不慚，則無必爲之志，而不自度其能否矣，欲踐

其言，豈不難哉！第三是「利口之言」，如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（陽貨）第四是「諂媚之言」，如「其言也諂，其行也悖。」（荀子性惡）第五是「不義之言」，「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惠，難矣哉！」（衛靈公）第六是「巧佞之言」，如「巧言亂德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（衛靈公）第七是「不順之言」，如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」（子路）第八是失人之言」，如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；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（衛靈公）這是說言語時應守之戒律。再次是言語的準則，第一是「適合其時，如「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」（憲問）第二是適合其境，如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（先進）第三是適合其情，如「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，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（衛靈公）第四是適合其事，如「言之必可行也」（子路）第五是「易知易行」，「知者之言也，慮之易知也，行之易安也，持之易立也。」（荀子正名）第六是禮義之言，如「凡言不順禮義謂之姦言，雖辯君子不聽。」（荀子非信）這是言語的準則，應當遵照實行的。儒家對於言語的輔導，並無顯明的系統規定；這個系統是筆者就論語、荀子諸書中摘錄而加以整理的。大約一個人的言語歷程，經過上述的輔導方法，然後自不難達到下列的效果：第一，是一言可持以終身，如「子貢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（衛靈公）這是說一句重要的話，可以作為終身行為的規範。第二，是一言可以與邦，如「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與邦，有諸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爲君難，爲臣不易，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？」（子路）這是說一句話可以與邦定國，注國君知道「爲君難」，則必戰戰兢兢，臨深履薄，而無一事之敢忽，則此言豈不可以必期與邦乎？」第三，是與人之言，如「贈人以言，重於金石珠玉；觀人以信，義於黼黻文章，聽人之言，樂於鐘鼓琴瑟。」（荀子非相）這是說語言對人類的價值。第四，是談說技術，如「談說之術，矜莊以蒞之，端誠以處之，堅強以持之，分別以喻之，譬稱以明之，欣驩芬薌以送之，寶之珍之，貴之神之。」（荀子非相）這是語言之各種表達技術，能用這些技術表達出來，聽者無不接受。所以儒家弟子，學成而應用世，無不各稱其位，各守其成。

(三) 政事 政事即現代之政治，包括民政、財政、建設、國防等等，在古代皆以「政事」括之也。儒家弟子之用世，概言之，不外兩途，一爲政事，一爲教化，上述「德性」「言語」，皆爲從政或教育之基本條件，因「德性」爲公務人員基本

之品格修養，「言語」爲公務人員基本之知能條件。就是不論當公務員或教育人員，皆須具備高尚之品德與精幹之才能；雖在現代也不能改變的。

儒家對於從政弟子之輔導，第一，注重德政，如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（論語爲共）又如「王如施仁政於民，省刑罰，薄稅斂，深耕易耨，壯者以暇日，修其孝弟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長上，可使制挺以撻楚之堅甲利兵矣。彼奪其民時，使不得耕耨，以養其父母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：仁者無敵，王清勿疑。」（孟子梁惠王上）孟子所說的「王政」，就是「德政」，又如「無德不貴，無能不官，無功不賞，無罪不罰。」（荀子王制）凡此皆可說是儒家在政事方面，以德政爲第一。第二，注重正名：如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（論語顏淵）連是孔子最精粹的政治理論，也就是「正名」，孔子在回答子路問政時曾解釋「正名」之重要，他說：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（論語子路）足見「正名」爲從政之重要措施。荀子亦云：「王者之制名，名定而實辨，道行而志通，則慎率民而一焉。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，使民疑惑，人多辨訟，則謂之大姦；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。故其民莫敢託爲奇辭以亂正名，故其民懿，懿則易使，易使則公，其民莫敢託奇辭以亂正名，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，如是則其迹長矣；迹長功成，治之極也，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。」（荀子正名）也是說明正名的重要。第三，注重立信：如「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（論語顏淵）由此可知立信之重要。禮記亦云：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。」（禮運）荀子亦云：「致忠信，著仁義，足以竭人矣。注云：竭人，盡天下之人，皆東歸也。」（王制）可見立信對於治民之重要矣。第四，注重生產：如「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……有若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（論語顏淵）這是說明生產之重要，要國家富足，必先使人民富足，人民能普遍重視生產，則民康而國泰矣。又如荀子云：「足國之道，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。」（富國）可見富國裕民亦爲政治之重要設施。第五，注重選才：如「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

？曰：舉爾所知；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（論語子路）又如禮記有云：「選賢與能」。《禮運》又如荀子亦云：「取人有道，用人有法。取人之道，參之以禮，用人之法，禁之以等；行義動靜，度之以禮；知慮取舍，稽之以成，日月積乎，校之以功；故卑不得以臨尊，輕不得以縣重，愚不得以謀知。」（君道）這一套用人行政的方法，雖在今日猶足稱焉。第六，注重國防；如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（論語子路）又云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（子路）荀子更主張仁義之兵，他引孫卿子的話說：「仁人之兵，所存者神，所過者化，若時雨之降，莫不說喜。是以堯伐驩兜，舜伐有苗，禹伐共工，湯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紂，此四帝兩王，皆以仁義之兵，行於天下也。故近者親其善，遠方慕其德，兵不血刃，遠爾來，德盛於此，施及四極。」（議兵）可見重視國防之措施。第七，注重程序：政事設施，有其先後程序。如「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！冉有曰：既庶知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」（子路）由此可知政治施行之先後，有其程序焉，即先庶，再富、再教。孟子亦有同樣的意見，他說：「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（梁惠王上）這也是先富而後教的意思。第八，注重從政：如「子張問於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從政矣。子曰：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子張曰：何謂五美？子曰：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子張曰：何謂惠而不費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？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；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尋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子張曰：何謂四惡？子曰：不教而殺謂之虐，不戒視成謂之暴，慢令致期謂之賊，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（論語堯曰）這是一套從政的修養，言之極為中肯。第九，注重正身：如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，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。」（論語顏淵）又如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（子路）又如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（子路）皆極言正身之重要。第十，注重進退：如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（泰伯）又如「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」（述而）這是輔導學生用舍行藏的應有風格與態度。

(四) 文學 文學為文化教育之事，簡言之，即教化之工作世。其內容包括兩大要義：一為化民，一為進修。化民即教授之方法，進修乃在職之研究。儒家輔導弟子教授之法，勉以行重於知；其輔導在職進修，勉以教學相長；亦皆輔導用世之要義也，茲分述之：

1. 輔導教授之方法：第一、是行重於知；如孔子云：「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世。」（論語述而）又如教人，從灑掃應對進退入手，以至致君澤民之道，皆是注重行的表現。第二、是因材施教；如或因學生的能力而加以相當的培植，或因他們缺點而施以適當的補救；所謂「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」。（中庸第十七章）所以同一問仁，而所答不同；同一問孝，而所答不同；同一問行，而所答亦不同；這些都是適應個性。第三、是憤啓悱發：如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」。（論語述而）這種教法，就是現代所謂「啓發式」，亦可說是「自學輔導」。第四、是循循善誘：儒家平日教人，皆能使學生滿意；如孔子之循循然善誘人；（論語子罕）孟子之反復詰問，引人入勝。（孟子之對梁惠王、齊宣王之問答皆屬之）。荀子之「不問而告謂之傲，問一而告二謂之囋；傲非也，囋非世。」（荀子勸學）皆是循循善誘之教法。更如學記篇有云：「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，不學操縵，不能安弦；不學博依，不能安詩；不學雜服，不能安禮，不與其藝，不能樂學；故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、修焉、息焉、遊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，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。」（禮記學記）由此可見儒家對於弟子之從事教化工作，重在輔導其教人之法，以使其克盡師職，化民成俗，故所謂「古之王者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焉。（學記）。

2. 輔導在職進修之法：第一、是教學相長：如「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，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後能自強世；故曰：教學相長也。」（禮記學記）孔子亦云：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」（論語為政）皆是說明教學相長之重要，為人師者不可不繼續進修也。第二、是博學貫通：如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。」（論語子張）又如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（論語雍也）這是說明博學的重要，蓋能博學，再經過「學思並用」功夫，即不難豁然貫通。可以靈活運用，這就是儒家所謂「一以貫之」，博學達到一以貫之時，即不難應付裕如矣。如「子曰：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（論語里仁）又如：「子曰：賜也，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對曰：然，非與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（論語衛靈公）



禮記亦解釋：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爲人師。」（學記）這是說明爲師者由博學而達豁然貫通，則教學之時，可以左右逢源，滔滔不絕矣。第三，是親師敬友：如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。」（禮記學記）又如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（論語顏淵）又如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（論語里仁）又如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（述而）又如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（論語述而）又如：「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」（泰伯）這些皆是說明集體研究之重要。第四，是敬業樂羣：如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侮人不倦。」（述而）又如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又如：「蓋有不知而作知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（述而）又如：「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，是以雖離師輔，而不反也。」（禮記學記）這些都是儒家勉人在服務期中，仍須力求精進，以達敬業樂羣之目的。

以上所述，爲儒家輔導門人用世之道，亦即現代之「職業輔導」是也。綜合儒家對於輔導之方法，首重生活輔導以化人之性；次重爲學輔導以充實知能；再次重用世輔導以盡人之才，輔導經過這一番程序，就個人言，修養可算成熟，於是不激不隨，有爲有守，藹然儒者之風；這種人格，不僅富於知能，優於品格，得志時能致君澤民，不得志時能安貧樂道。國家若是有了多數這種人材執行公務，則政治必然清明，教化必然普遍；社會有了多數這種人材主持正義，則風俗必然醇厚，人情必然敦睦矣。

#### 四、儒家輔導之方法

儒家教人初無固定之學校，亦無固定之教室，如孔子之於弟子，他的學生多半隨從他四方遊歷，一面遊歷，一面講學，所以是一種流動的教學，他的輔導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實際情境中進行。歸納儒家對弟子輔導之方法，約可分爲下列六種，就是「觀察」「啓發」「誘導」「鼓勵」「談話」「心理」等六種方法。這六種方法，即在今日，仍有其相當價值，茲分述之如下：

一、觀察法 儒家輔導之方法，首重觀察。觀察法包括兩個意義：一爲對學生之觀察，藉以瞭解學生，便於因材施教。一爲指導學生的觀察方法，藉以訓練學生的耳聽目明，便於吸收知識，增廣見聞。關於對學生之觀察方面，孔子、孟子皆有精

關之言論。如孔子說：「視其所由，觀其所安。」（論語爲政）這裏「視、觀、察」三字，同具有「看」的意思，而有淺深程度的不同。就是說，先「視」其當前的行爲，再「觀」其素來的行爲，更「察」其心意之所安，經過這樣三種步驟，人的行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誰還能再隱瞞其真情呢？由於孔子有這樣精密的觀察方法，所以他對學生的瞭解極爲深刻，對學生的輔導，亦最能適應學生的需要。孟子對於觀人，也有很高的技術。他說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惡，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；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！」（孟子離婁上）孟子從人之雙目來觀察人的內心意識，可以辨真偽，別善惡，是從經驗中得來的的方法。輔導時用以觀察學生，頗有成效。這是儒家對學生的觀察技術。至於指導學生觀察方法，孔子主張「視思明，聽思聰」。（論語季氏）荀子則更進一步，他主張用目扇耳之時，心要專一，如果「心不使焉，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，雷鼓在側而耳不聞。」（荀子解蔽）學生如能視而明，聽而聰，自能多方吸收知識，增廣見聞，達到「充實知能」的目的。

二、啓發法 啓發是就普通事理，加以分析，以啓發學生之智慧，使其學一反三，領悟到其他事理，以擴大推理的能力，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輔導方法。如「孔子觀於東流之水。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君子之所以見大水，必觀焉者是何？』孔子曰：『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，似德。其流也，埤下裾拘，必循其理，似義。其洸洸乎不屈盡，似道。若有決行之，其應伏若聲響，其赴百仞之谷，不懼，似勇。主量必平，似法。盈不求概，似正。淖約微達，似察。以出以入，以就鮮絜，似善化。其萬折也，必東，似志。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。』」（荀子子道）這是說，子貢不瞭解孔子觀大水的意義，孔子分析水之各種性能，以啓發子貢，使其明白爲人之道。水能徧生萬物，爲其不有其功，這是德，水之下流，必循其理，這是義。水之來也，浩浩其屈盡之期，這是道。水之決行，奔騰不懼，這是勇。水之定也必平，這是法。水之盈也自平，這是正。水之柔弱而浸滲，這是察。水之灌溉萬物，使之鮮絜，這是善化。水之流也，雖經萬折，其方向必東，這是志。德、義、道、勇、法、正、察、善化、志，皆是做人修養，不難於觀水而得之也。

三、誘導法 誘導是引誘而開導的方法。如「子路問於孔子曰：『有人於此，夙興夜寐，耕耘樹藝，手足胼胝，以養其親。然而無孝之名何也？』孔子曰：『意者身不敬與？辭不遜與？色不順與？古之人有言曰：衣不繆與？不汝聊。今夙興夜寐

，耕耘樹藝，手足胼胝，以養其親，無此三者，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？」孔子曰：『由！志之，吾語汝。雖有國士之力，不能自舉其身，非無力也，勢不可也。故入而行不修，身之罪也；出而名不章，友之過也；故君子入則篤行，出則友賢，何爲而無孝之名也！』」（荀子子道）這是說，子路以爲夙夜耕耘，手足胼胝，以養其親，是已盡孝，爲什麼得不到孝子之名？孔子告訴他，孝不僅是養親，還要敬親、順親、體貼親心，才算是孝。子路說，既能養親，且無上述三弊，爲什麼不能得孝子之名？孔子進一步告訴他說，可能是行爲不修，名不彰顯，行爲不修則足以辱親，也就得不到孝子之名了！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引導子路，明白孝的意義，一層深入一層，這是誘導法的實例。

四、鼓勵法 鼓勵可以激發學生之自信，可以鼓舞學生之上進，故亦爲輔導重要方法之一。儒家對弟子之輔導，善用鼓勵。儒家對於學生之基本概念，卽重視學生人格與發展，故孔子云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。」（論語子罕）荀子亦云：「青，取之於藍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而寒於水。」（荀子勸學）皆是同樣地重視學生之人格與將來之發展。由於這個基本概念，所以孔子常面讚學生之事；如稱仲雍有南面風儀，（論語雍也）讚子貢爲瑚璉之器；（論語公冶長）如：「仲由不恥緼袍」，（論語子罕）譽仲弓爲駢角之材，（論語雍也）都是面讚學生之實例，孔子亦有在他人之前而面讚學生者：如「子曰：『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，回也不愚。』」（論語顏淵）又如：「子曰：『孝哉閔子騫，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』」（論語先進）可見孔子輔導學生，時時用到鼓勵的方法。孟子亦常鼓勵學生，並舉實例來說明：如「舜發於糞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之將降大任於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。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。」（孟子告子下）孟子這一段話裏，包括四種意義。第一，列舉舜、傅說、膠鬲、管夷吾、孫叔敖、百里奚等偉人，雖出身微賤，終爲聖賢。第二，說環境多阻，生活困難，皆是天給人一種磨練，使能任艱負重，成爲大材。第三，言中人之性，必常有過，然後能改。蓋不能謹於平日，故必事勢窮蹙，以至困心衡慮，然後能奮發而興起；不能燭於幾微，故必事理暴著，以至驗於人之色，發於人之聲，然後而警悟，而通曉也。第四，言立國於世，若國內無法度之世臣，輔弼之賢士；國外

無強鄰之欺壓，敵國之侵擾者，難以立國。所以孟子的結論是，人能生於憂患，則能死於安樂，蓋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，此即孟子嘗勉人以「孤臣孽子」精神的意思。

五、談話法 儒家輔導學生，善用談話方法。談話法範圍較大，分析來說約為「問答」「反詰」「比喻」「靜聽」等四項，茲分述之：

(一) 問答：問答是相互對談，問是可以刺激思考，引導發表；答是可以整理思緒，慎選內容，教師可以由問答中以了解學生的學業和行爲。儒家關於問答的技術，甚爲考究，如禮記云：「善者問如攻堅木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；及其久也，相說以解。不善問者，反此。」（學記）這是說，善問者，先問其容易的部分，然後再問細目；頗合於學習心理上先易後難的原則。至於學生問教師，則應注意「待問」的方法。禮記又云：「善待問者，如撞鐘：叩之以小者，則小鳴；叩之以大者，則大鳴；待其從容，然後禁其聲。不善答問者反此。皆進學之道也。」（學記）這是說，學生向教師發問，問的簡單，就簡單的回答；問的重要，就詳細的回答。學生發問，證明學生已有端意，故宜引而進之，使其復問，乃可因其求待解決之問題，輔導其自我解決之道，以滿足其欲望。關於問答的技術，荀子說的更深一層。他說：「不問而告謂之傲，問一而告二謂之囋，傲非也，囋非也。問楛者，勿告也；告楛者，勿問也；說諾者，勿聽也；有爭氣者，勿與辨也。」（荀子勸學）這裏說明問答的更點：（一）有問則答，問一答一；不問則不必告，問的不對則不必聽。（二）問什麼，答什麼，大小得體，如響斯聲。（三）問答之時，勿作意氣之爭辨，勿作題外之閒談。

(二) 反詰：反詰法爲古代教育家所常用。中國如孟子，西洋如蘇格拉底 (Socrates)、柏拉圖 (Plato) 等，都善用反詰法。孟子的反詰法，如剝蕉抽繭，層層推闡，使對方自陷於矛盾；又復層層開導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，使對方輒底明白。前者如：「孟子謂齊宣王曰：『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，而之楚遊者，比其反也，則凍餒其妻子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棄之。』曰：『士師不能治士，則如之何？』王曰：『已之。』曰：『四境之內不治，則如之何？』王顧左右而言他。」（孟子梁惠王下）這是使其自相矛盾之明證。又如「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『滕君，則誠賢君也。雖然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飭饗而治；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，得得賢？』孟子曰：『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



『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』曰：『否，許子衣褐。』『許子冠乎？』曰：『冠。』曰：『奚冠？』曰：『冠素。』曰：『自織之與？』曰：『否，以粟易之。』曰：『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』曰：『害於耕。』曰：『許子以釜甑，以鐵耕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自與之與？』曰：『否，以粟易之。』『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；陶冶亦以其器械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爲不陶冶，舍皆取諸宮中而用之，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，何許子之不憚煩？』曰：『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』『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……』（孟子滕文公上）這是層層開導，使之明白的實例。

（三）比喻：儒家教人，善用比喻，以使學生容易瞭解。學記云：「罕譬而喻」。鄭玄注：「其言少而解。」卽少說而多比喻，使其明白。學記又云：「能博喻，然後能爲師。」則說明多方比喻之重要。孔子說：「能近比譬。」也是說用經驗所及的比譬，以使人瞭解。依學習心理來說，「比喻」是以學生的舊經驗做基礎，啓發其接受新經驗，所以近代輔導學個別談話中都注重比喻。儒家諸子，輔導學生時皆常用比喻：如孔子云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何以別乎？」（論語爲政）是說孝親不僅是養親，必須能敬；如果不敬，則與養馬養狗便沒有差別了。孟子更常用比喻，如「梁惠王曰：『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；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，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』」孟子對曰：『王好戰，請以戰喻：塙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，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』王曰：『不可！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』曰：『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』」（梁惠王上）這是孟子以義理比喻的明證。義理比喻，在使聽者明理而取義，目的在改變聽者之觀念。荀子亦善用比喻。如「肉腐生蟲，木枯生蠹，怠慢忘身，禍災久作。」（勸學）這是荀子爲學務本之比喻，若本已壞，自難有成矣。

（四）察言：言爲心之聲，故察言語之病，而知其心之失，知其心之失，即可採用有效方法以謀治療矣。故察言亦爲輔導之重要技術也。儒家諸子輔導學生，皆重察言，如孔子之「察言觀色」，孟子之「言近指遠」，皆從言語中以辨別人之忠奸正邪也。現代輔導，就學生談話時所陳述之詞，辨其真僞及問題之所在，然後施以諮商以謀補救之也。關於察言之方法，孟子分之爲四種。孟子云：「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（公孫丑上）這是由察言中，就其所表現之言語形態上可以察其內心的企圖。所謂「諛辭」是偏頗的話；「淫辭」是放蕩的話；「邪辭」是邪僻的話，「遁詞」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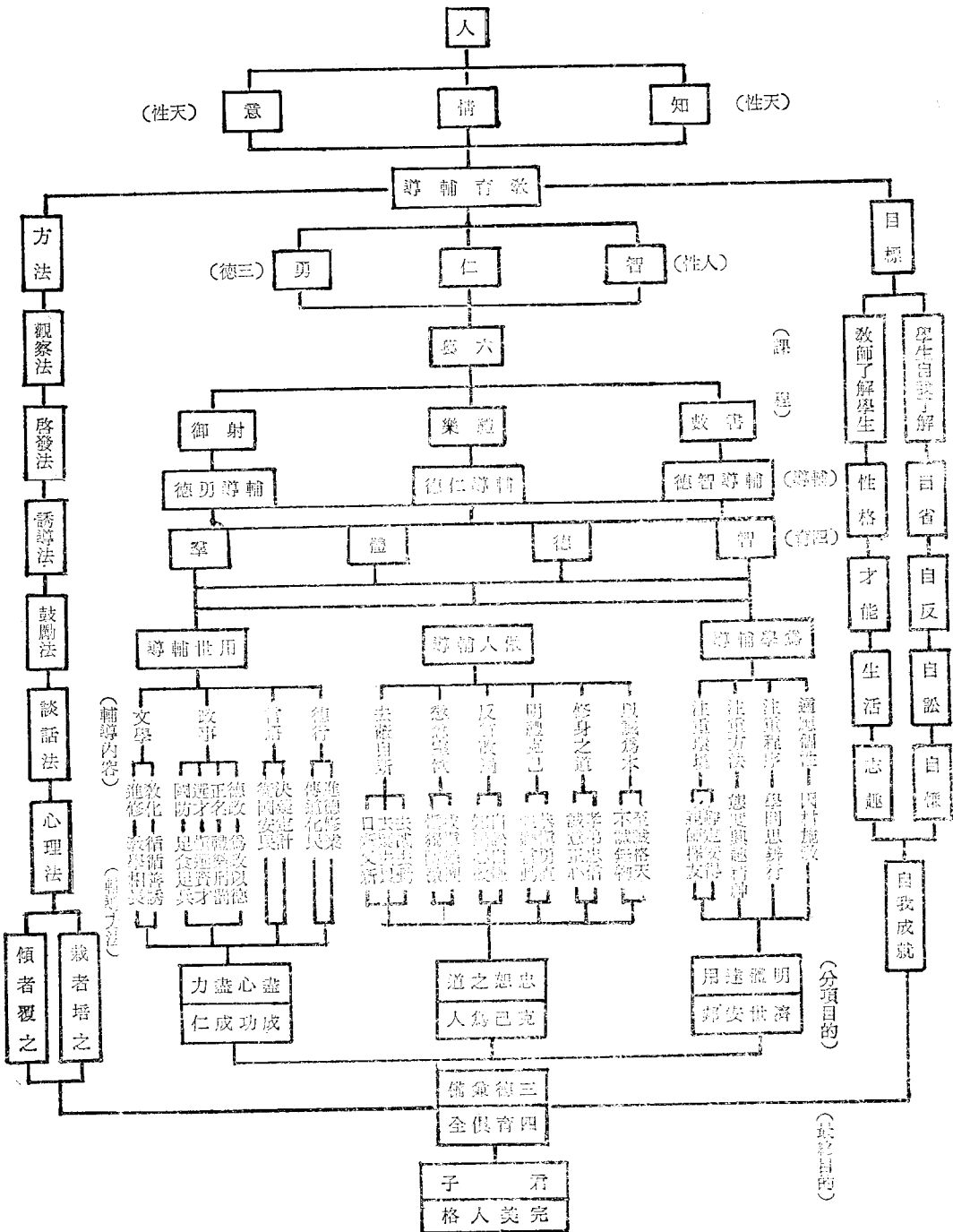
逃避的話。由偏頗的話知其蔽之深，放蕩的話知其陷之深，邪僻的話知其叛之深，逃避的話知其困之深。分析其言語而知其真正原因之所在，輔導工作即從而開始矣。

六、心理法 中國古代，無心理一詞，儒家書籍中，亦從未提心理字樣。然而儒家教育理論，符合心理者頗多，尤以在輔導學生進德修業，所論及之方法亦皆富有心理意味；故名之為「心理法」。考儒家重視心理原則者甚為廣泛，前文「學習心理」中亦曾提及，茲再述其要者四項：(一)心理準備，(二)心理需要，(三)心理適應，(四)心理摩做。首言「心理準備」，即輔導之前，心理先有準備，其效果必高。次言「心理需要」，輔導進行時，應注意學生心理反應，以謀適應之方法。第三，「心理適應」，輔導必須根據學生之個性、智慧、能力、以及家庭背景、社會關係等等，以謀良好之適應。第四「心理摩做」，輔導時注意學生朋友之間比較示範作用，刺激學生模倣心理，使其效法。

禮記學記上所提出的「豫」「時」「孫」「摩」四個原則，適與上述四種心理原則不謀而合。所謂「豫」，就是「心理準備」；所謂「時」，就是「心理需要」；所謂「孫」，就是心理適應；所謂「摩」，就是「心理摩做」。儒家的心理輔導，即根據此四個原則實施。第一，「禁於未發之謂豫」，是說學生不良反應，應事先預防，使之不致發生；一切情慾雜念，都要禁絕，如此可避免若干不良行為的發生。如果在發生之後，再來輔導諮商，學生感到「杆格而不勝」，輔導效果就會減低了。第二，「當其可之謂時」，是說學生有了亟謀解決問題的需要，就要把握時機，從事輔導諮商，以滿足其需要。如果機會一過，動機一失，再來從事輔導諮商，必是用力多而成功少，以致「勤苦而難成」了。第三，「不凌節而施之謂孫」，是說教學須適應學生能力，所謂「不凌節」，就是適應學生個別差異，實施因材施教。如果「雜施而不孫」，其結果必致「壞亂而不修」了。第四，「相觀而摩之謂善」，是說觀察朋友的品學行為，可以收切磋琢磨之效。如果是「獨學而無友，其結果必是「孤陋而寡聞」，自己品性學業行為的好壞，自己亦不易察覺出來。所以輔導時能注意到「豫」「時」「孫」「摩」四大原則，則輔導一定能成功的。如果輔導時不注意這四大原則，則學生德業不修，行為敗壞，「燕朋逆其師」，「燕辟廢其學」，就是經常與不良的同學往還，狎邪遊蕩，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師長良言，置若罔聞，自己學業，聽其荒廢，雖欲從事輔導，亦難竟其功了。

茲將儒家輔導理論與方法之系統，製成下表，以作本文之結束：

# 系體之法方與論理導輔家儒



重要參考書目。

- 論語 宋朱熹集註(世界書局)  
大學 宋朱熹集註(世界書局)  
中庸 宋朱熹集註(世界書局)  
孟子 宋朱熹集註(世界書局)  
禮記 鄭玄註(新興書局)  
荀子 唐楊倞註,清錢坫校(新興書局)  
大戴禮記 (商務印書館)  
孔子學說 陳大齊著(正中書局)  
中國倫理 吳鼎著(國防部總政治部)  
輔導原理 吳鼎著(國立政治大學)  
教學原理 吳鼎著(國立編譯館)  
教育輔導 宗亮東、張慶凱(正中書局)  
四書道貫 陳立夫著(正中書局)  
大學述臆 萬心權著(臺灣書店)  
科學的學庸 總統 蔣公遺著(革命實踐研究院)  
荀子 葉衡選註(商務印書館)  
論語 賈豐臻選註(商務印書館)  
儒家教學原理摘要 吳鼎著(孔孟學報)  
儒家六藝課程與三民主義四育課程體系研究 吳鼎著(政大學報)  
儒家訓育原理研究 吳鼎著(政大學報)
- Williamson E. G.: An Introduction To Guidance. (The F. J. Heer Printing Co, 1945, N. Y.)  
Koos, Leonarol V. & Kefauver, Grayon N.:  
Guidance in Secondary Schools. (The Macmillan Co. 1933 N. Y.)